灌園集

五

灌園集卷九

記

宋 呂南公 撰

麻姑山僊都觀初建東嶽府君殿記

熙寧三年某歸建業明年夏五月訪僊都視觀東隅有屋正新問其存且新之由道士曰觀故有岱宗府君像而尤庭無次遂掃鐘樓下以居前道正黄君太和為吾言吾山有靈正位而此神尚坐鐘樓下非禮容咸秩

之意我慮之以為恨則謀專起殿以遷之覆其槀中貲聚工取材既竭猶不給又持其説以率鄉邑之豪使各出力助是維屋之所以有新余聽而善之又明年正月太和以書来陳岱宗府君之有殿也經始前年之夏而畢役去年之秋凡材章覆填之直費蓋五百千而丹青絲漆不與計殿之制以楹數之得十有六環殿而室者其楹又百六十有奇應為我記之以辭某曰然是固宜言嶽神者祀典之所謂尊視三公而衆神之莫得班者

也位在名山迺不以正謬將誰任善矣太和之能慮也盖天下之事所為乖序也常因乎小或加大而宜尊者反罕知其故者或力不得以正或雖力而不强是故理亂得以相形使夫任事而必此之知知而務正以力力又克强常如太和之於此殿則叔世何必有而太平何須頌聲哉吾於是而慼焉太和有道術冲厚君子也賢於其流衆莫不敬之故能訖恨濟謀起今有於昔無遂正宜尊之位余雖愛文誼猶不可書来之三日丁酉記云

大仁院重建佛殿記

殿為屋名不見於古經以爾雅細碎猶不著而南華說劍乃著之蓋六國諸侯初變題號以異者為高至於秦窮而其稱遂著其究主以易乎内外朝之名劉漢始承惟視事之位則以題之乃世皆爛熟則宴私之地亦以題焉禮文之變其必弊如此象教立於中土帝公助其莊嚴故梵王以殿居而學老之徒攀王京稱秩其奉與梵王同孔子死二千歲乃蒙王爵而有廟於天下廟有

殿此三人者生無百里之勢以臨衆民而死以能聖之德享齊大君周公復作必不發論凡為殿壓以鴟吻環以鉤盾其庭容其陛崇其位正以深其事重矣勢非君主德非孔老釋迦而輙居焉智雖不及周公論之可也夫天下之人知殿之名尊而不思所以居其尊是故輕於奉擁而不當公義自令而察茍有靈真之號於佛老下風而因其所奉之力足則皆居以殿而不疑此與夫宴私名殿何異至於房祠邑祀民壹以其正座為之殿

嗚呼作始有倫而令乎婦女古之人豈虛言哉是維世習之極獘而鄒魯搢紳以陽弗闢為宏者也而今則論焉豈勇於反之哉謹禮之變難俗之非緣事以寄乎情故論焉而不以槩凡今三聖人所享唯梵王為莫盛何者孔子之廟郡國或以為學則謂之盛然其中皆一殿而已佛老之居謂之盛者其殿則二三之而精密壯麗又不可貲其如是孰能肩若夫鍾梵所建星分鱗布於井落山林其勢雖不在於盛而各不失於足盖徒有院佛

有殿斯足矣事有然理有原此又余之論而不以鑿者也江西之縣四十六而南城居縣之一南城之佛寺二百一十五而大仁居寺之一其地去縣七十里而遥其於井落山林蓋又居星鱗之一而長老言其起於唐太和中然則焚修舊矣光化三年行常禪師於此遷寂其真身塔在今院西偏鄉民禱雨之地懷赴如響故其為佛事也滋足熙寧元年院僧有暹請於衆言吾舍畢治惟佛殿宜新而未新於是里豪余致妝者率力戸資之

或敫匠或獻材諸役具至是歲十月戊申新殿成諸像亦蜺麼力尸来落之相與慶讙凡計其貲雜五百千而羨論其資之優者指過有成黄守安徐守忠衆謂有暹必記於石以告而勤暹雅於余遂来懇乞盖非文無以行於逺也使世世道而每不變則此院之得名若暹之謀余過黄徐氏之力何必無繼且以余之不佞而文之不苟也何直歲月云乎論雖不以鑿世必有知余者矣有暹姓陳氏其為人静以莊其舉非輕於奉擁其乞宜於

莫之拒殿成後七年冬十一月記

華藏寺佛殿記代郭主簿作

由道而為言淡乎其無味則中士以下有不足以循之體道而立教則故常玩易之俗有時而不振輔教以制法則依違苟且之弊遂變而形見至於因天下之理迹而耀之以禍福之利害然後多欲之生民莫不悚動而從之帝公之貴富臣庶之賤卑惟聽其所煽惑而已萬一愆負容貸而佚樂容致則冥冥之報顯顯之責非所

過而問焉也其悚動之心一至則割棄髮膚炮灼頂臂無所敢愛而況於身外之才力乎此釋氏之莊嚴所以益新而每大也崇仁為邑領治八鄉而郭中塔廟華嚴居其甲其佛殿之雄麗費財五十萬乃能成而發其氏具出之彼唯悚動之心一至焉耳某年月日始事某年月日落成凡其所以為之雄麗者莫不竭盡其方術嗚呼亦已勤矣夫為婦人女子不得出於盛古之際而同流俗於教法爛漫之後求所以善吾身於存沒初終既

無所取循矣方又斅以惸惸之嫠而其貲利蓄藏傾於一殿而無所靳也其心豈不可矜矣哉余為之書盖所以矜之元豐元年六月日記

北池記

北榮晝閒對而周之其制如庭其霤下注鍾而為之池春動以来泓浸襄階憐其無物涵游訪於廛買四五魚鰌養之其中異時奴獻田之螺又選十數養焉日向久魚産童子十餘口蕭蕭相從浮頭漪上或驚之暫沒去

少頃復出噞喁以為愜比其長矣雖屢攪之猶不現余於是感乎人之幼壯也既七八月天不雨而霤絶漪痕稍落羣鼠輙夜下漉之麗泥而魚善奔潛鼠不能有所孰唯螺鈍滯又無逃鄉鼠食其肉無子遺當是時鰌適最深雖工於漉者猶不克覘其尾余悲螺之為物有殻自周而以不敏於運故見戕於鼠又憐魚雖奔潛而終不如鰌適之深也憂其水大涸則并不免鼠禍呼僮掬而徙之他池因書感為北池記

韡韡齋記

錢塘盛襲明從其兄殿中丞僉判於建昌日與三弟講學於官舍一日署其齋為韡韡臨川吴文仲者仰而讀之悚焉誦司馬牛之言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誦已其容有蹙襲明使來語曰非子無以説吾署齋之意余故為之説蓋名之不可以不應其實久矣草木之生皆有不孤之英葩而詩詠蕚跗獨引棠棣者彼固有以昌其美於實也以天倫之璀璨夫豈苟以衆多為貴顧必俱

昌於德然後乃為可貴閻嘗思之問學所以進德也襲明年二十汲汲然甚於趨利者其弟襲美力與之相亞探掋研覈不到不置不盡不饜何但外而已蓋已卲其中何但達而已蓋將大其功譬如縱宛駒逸夷路其勢發發人驚其進而莫知其所止也是維盛氏之所以昌而韡韡之所以美若夫世官餘祿朱藍合遝尤非所以恃者自文肅之興諸孫以不試仕者七八十身而襲明未嘗道也按此亦足以嘗其所慕矣視今天下庭闈之

所庇其兄先弟後者家不為少然不短於才則闕於行不自禍其身則召累宗門此其與詩人所歌終鮮何異若犬羊雞鶩其同氣非不總總亦其無以離於物雖多何預比數且襲明之意豈能為不預比數者謀之請以吾言謝吳君襲明曰然謹用以為記

得軒記

余已記韡韡齋襲明又以來言吾之於道也求之內而已內者固道之所集於我集斯備矣而猶將之以求蓋

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者聖人之事聖非吾所宜居則得與求因其安可廢雖然至於忘然後得非所知也而況於求乎哉五常百行所以足乎己者也而性存焉非外取庸何求軒裳韍冕豐功大業所以利乎人者也而命存焉非内必庸何求然則吾之所以無待者其可知也古之人不以一室之明而忽天下之光也使吾徑出於忘猶不果以求諱吾齋之陰截壁而檻焉同吾三季於其間論義游文以俟其求故題之曰得軒得者為未得

者懸擬之也使其各得而之忌夫然後可慶吾辥辥未

慶子姑為我書南公遂書之如前

老懶軒記

年中半於七十衰非暮疾非痼世不以為老求心循理畏衆人之所畏世不以為懶而我則以之自許焉唯其處順而委蛇故也聞古之至人與世浮游於物不迕謂我馬則馬謂我牛則牛環乎其莫之擇也故能免患而自得若夫睢盱矯揭甘譽而苦毁則亦焉往而不獲其

所寄哉昔余飢寒力不足以活身則傚諸生為進士以幸於末殍及既為之則識字過多序言過奇思義過微超遥不戒遂違羣衆而登列莊韓柳之域蓋已嘗懐蛇足之疑矣方是時也論者固以為善於古文章而不善於今辭賦非所以適一時之用余聞之不已嘗疑而致悔也又加數年更事歷變憂傷熟爛齒壯而氣鬱矣慮煩而善忘矣天下乃始以記誦補拆相高倚文信安昌之牆敔顰受噬以相軋也余雖欲從之而智力踈矣於

是彷徉斂臂蘄為無用而已夢想田廬以規圖飽煖耽玩文史以致其癖嗜而人亦次第不以飛騰相期也蕭蕭乎潛移而嘿運猶懼有未許我者也揣摩人情願以老懶自蓋有過而問焉則崖畧以示之果轉語以諱莫之信也或私於吾僮曰而公視昏而嚼廢乎曰未也尚日書細字啖牛皮以食酒然則乘慵放肆寞無所省乎曰否工騙販出九年披翻紙冊吟寫咿嗚未之止也然則奈何老懶之云乎益轉語以諱余聞之而頷曰會當

有明之者矣俄有人焉為衆釋之曰彼其今之不善於記誦補折也猶昔之不善於辭賦也有不善之實而名隨之雖欲不居其安可得夫百果諸蔬毛血之類均以養人然過久不取則堅頑禿皺而不美實始見棄且廟堂宵旰羅網羣才亦主於養人云爾不適於一人之用則委而不取猶果蔬毛血之以老棄也謂之老宜矣雖然其有以也或出於莫之為也可以為而莫之為謂之懶宜矣余聞之而大快如世世之獲官榮利澤者也曰善

乎許我於無用矣醮筆以題偃仰之軒謂之老懶所以順而自蓋也嗟乎德不及至人而時之委棄甚於馬牛余之優幸大矣異夫時之不召而自往未信而求試者聽雞裹飯待曉棘籬之外變色而爭進脥索嚼捜以即髀俎之後輟食忘飲流汗被踵顧晷影以促促然驚憂愁五内以覬覦也老懶者其知免矣夫必不以余為軌已且譁而論之矣記於軒壁以述優幸

虛齋記

萬億及秭之廩積不自知其容而儲餼石者見之色動千門萬户之宫室不自知其庇而老蓽圭者聞之心醉君子行賢而去自賢之行故無遠邇無小大雖甚惷庸猶知敬愛而推服天下所必者才也才有以應萬事之變而所知有不至焉則天下所必不獨才又常在乎智也智足以知才足以行而德未至乎忌則雖才智既異於衆人其究猶慚於逆旅是故古人之論誠賢必以俊而能厚為無以尚之蓋長民者俊有餘而不足於厚矜

張脱畧之俗繇此而漸成其斁豈一躬之薄而已臨邛李侯之為南城撫事旬日而清俊明敏之聲流於四境幽村僻落夫婦之愚連合之檢心游語恍然若令在側莫敢欺莫敢違彌年之争直於頃史一介之善坐享安集其為政治底此則才智之具可知矣人盖知敬愛李侯而不知李侯之自忘其美也居無幾何獄訟蕭踈朱墨閒暇便坐之北始葺室以宴休而題其牓曰虚齋有請其意者李侯曰吾惟虚凉而領劇邑懼所未至故俛

仰於此以致吾思若莊之生白咸之受人皆非吾敢也於是邑之人聳視偃聽莫不推服李侯之厚真盛德之若不足者也夫自先王之澤亡儒者以彩飾相師其所論治己與治人孰其言焉耳亦何嘗有人見哉李侯文史縱横倫輩莫敢望其屈於一邑為南城之幸會天其或者畀此邑之見見聞聞使一由於勿薄已乎讀書以侯之異之時士若民克知矜張脫畧之為可耻夫然見李侯之於此邑心化之矣元豐四年五月一日記

妙靈觀興造記

宋興五十年天下富康上方虛懐瑞應展儀脽泰而黃老教術在所嚴崇祠館之建彩飾相望有復有增如昭出寘如株斯縈彰明秀衍海内傾注徒患無志不患無地徒患非地不患無財官聽民悦㦂踊集就細大具作有見則立於是時也勞坊為觀籍在而屋亡齋壇剥裂榛莽焉耳道士凌宗旦實經營之覯泉陟岡圖位像設盖卜築三徙而後得令所據其昌漸矣備而未大也肇

自祥符甲寅至於嘉祐已亥而宗旦下世又二十年元豐之戊午而其嗣孫黄世南始新而大之為寢室為法堂明年為三清北極二殿又為東廂又明年為西廂又明年為三門外門又明年為鐘樓而屋之壯麗無一不備可謂大矣屋以楹計為二百五十錢以萬計為九十三其役勤矣而唯三清殿費出於蕭續餘皆世南以相墓宅取貲於人而致之初宗旦之師魏元吉者江南樞密岑之諸姝岑死元吉棄官奉道能詞章居南豐之真

元觀章聖時被名入玉清昭應宮焚修久之以母老求歸而時相許之蓋嘗有志於勞坊而力不足及歸老矣宗旦為成之宗旦者虔州興國人有游藝善為人其得世南而教之盡其方曰是孫可倚以大吾教者也果如其責云嗚呼有時如祥符有志如魏凌乃積歲如許而未及於成比及世南則閱五歲而始成焉夫亦數之存乎安得智者而與之言哉勞坊昔額也治平中改賜妙靈觀舊無田以食故弟於祥符以前及改賜額而郡守

吳絳將以寄房法廢之世南訟於轉運使得復存及新屋也貲有餘則又買荒田為之地而居養之計足矣始過余述其勤曰願記於石有告於後也使之知繼余以謂繼非口舌之能致也俟其人可矣詩書所陳興王之祖宗憂勞懇刻一言動不敢適已凡以有繼為榮爾而果每榮乎其枯固已屢矣何況一觀然則今日之記妙靈當如後世何無記可也若夫枯久而落落而已不勝其殘毀絶沒然後有知榮之為美而作於中興則今日

之記妙靈庶幾有想聞而感激者歟記之亦可也繼予繼予名籍之云乎繼必若世南則吾為之言無愧矣五年壬戌秋九月記

茅将軍廟記

将軍之名不書於史氏而威靈福澤有以動人豈其知将軍者不悟於可神之始而直悚於已神之後歟初熈寧庚戌年余過江寧借圖經讀之見溧陽縣東有茅将軍廟云将軍俗或呼司徒其觧引稽神錄所載浙西僧

德林說常至舒州遇男夫獨薙草於荒郊者德林問欲何為男夫言家在桐城前自縣趨州至此疾足不能進倒卧草間日暮四顧不及人煙唯聞豺虎嗥喌於時分謂必死俄有部從如大將過馬顧見吾卧為下馬停徊又指麾留二卒曰善護此民清旦送之其家無恙語訖上馬忽不見男夫病稍輕便强起問二卒汝主何人二卒曰是茅將軍者也將軍常夜出獵虎哀汝或傷故使守汝問未既而東方日上二卒亦忽不見自是能步徑

歸吾縣令疾無恙矣吾德將軍故從所見之地為廟以報之德林住舒十年比還浙西處處作茅將軍廟稽神錄出於南唐之末然則民知將軍之為神正起於此耳建昌有廟在郡西城之外衢之曲舊無石記不知建立何時而民之欽畏歸賴皆曰茅司徒我朝之福帥廟屋老矣而未治近廟居者太丘陳愈為神謀之神亦見夢於愈愈告衆曰將軍庇吾人者葢其所以為神自其聰明正直愛人而已今廟向壞無以新而報之其過在誰

乎吾儒者固將仕而以愛人為務事宜與神不異我不悅夫庇吾人者之無奉也為率邑之巨家共出貲而大新其廟起殿起廡起門及解牲之廚客神之位粉飾塗覆畢善廟成於熙寧五年孟冬某甲子凡廟之屋以間而計之蓋十有九明年愈為余誦興造之勤余憶江寧所讀而示焉愈曰為我書并吾新廟之時歲我能勒之石以謝衆於是從之六年秋九月癸亥記

黃蘗祈雨記

天下之方術有見者能為唯謹者能傳克誠者能用自道而觀世則消息盈虛若非力之所容致自世而觀道則凡相靡相張相資相亡相終相始必有以寓乎常而適其變者此博達之家所以坐覽羣學而捐情於棄絶也先王之盛時其奉天地順陰陽於何弗至而於祈禳禱請有官有文委曲備具是惟為國之訓後世教治政令有不明有不行積久而遺初游波而昧源為士者且不知領畧豈論於蠢蠢之民哉方術之多滿世其何怪

且彼為之其有以矣愛人利物以本其志尊天敬神以行其言智不必能通天地而人皆準倣而揄揚之矣夫以閑南縱北縈絲摶土而救歲旱孜之經嘗著乎而用每得志則其傳之莫禦也固宜比及下流徙市禁屠歌呼奔走以至焚暴無所不至而固令不沮豈亦為其有以歟為譬則耕傳譬則時用譬則力道譬則穀穀無不可養人者耕之方不必同而事同有耕有不耕而時同耕且時矣而心不專志不致則亦鹵莽焉而已矣今世

之論或鄙方術如棄絕之晚即或用之而不能誠是皆未足以言至理盖古之所謂克誠豈草草之云固有以尊其德性矣不然匹夫媪孺叩顙而囁嚅亦可以蒙君子之感格矣熙寧天子在宥十載以海内登稔故易紀號為元豐而郡縣溥率山川之神所主異數風土之沴參差或見猶之十尺華壇非不温密而一毛不得理不無之三年時南城夏不雨彌三月縣令為之晝室不茹葷夙宵出拜土龍舞巫如市而夜漢愈明徹當是時人

以為雨果不可禱四年五年皆然六年時臨邛李侯為令政事畢舉是夏閏六月復旱閱兩旬為七月朔旦李侯率其佐禱於仙都至則問道士亦有方術乎對曰教有黄籙道塲是可以致而無信奉者故未嘗用李侯懇然趨為之香煙始升晴昊忽徹曀有頃四山雲合雷作雨大至國野以達四境皆言霑足於是人知李侯之誠有以克而方術之足用雨非不可禱也李侯為余言識戒執作戒偽未克乎戒不足以言學茍為克之焉往而

不善皆知道無所不在而方術之擇皆知方術之可存而黃籙之忽其末之思乎為我記之以告能用者以慰能傳者亦將有博達者雍容而評裁乎其知之乎余辭不獲遂以記

普安院佛殿記

廢興有時乎吾不敢知而理存焉行為在人乎吾不敢知而義見焉知其可而進之能盡其力與心以不墮於悖夫然故事得而道順順斯行行斯立矣戛戛之誠自

瞰如登樓而察市信夫其為必爭之利也喬木蒼煙蘿蔓蔽虧鐘鏧不鳴或不知僧居之在其上於是時老屋數十楹僧三四人童子八九人晨夕曠適衣食僅給而事佛未嘗有殿人不堪其嗟而僧末如之何也又數年余得唐書吴録讀之按知僖昭之代所在盜據而黎汾危全諷之徒相持於此鄉高寨之名蓋起諸此時不見其為院之因其亦兵荒之後無可考歟治平時詔易寺名而龍安實為普安熙寧之季院之尊宿相繼遷寂今

仔扶師獨主梵唄年少刻苦以戒律為己任民之佛事待師而足於是院有昌新之勢矣元豐六年七月己巳院南居人姜君惟積初為之建殿凡土木丹青石甓所集費錢四十萬其規制之雄工巧之妙皆絶常手殿之成香像亦從而具矣是歲十月辛酉又為之起僧堂起外門其財用不在四十萬中普安為院壯麗盡全矣一溪之陽大路之衝平沙廣野榛莽不隔巨刹凌空簷翼玲瓏金輝碧彩爍衍於林端木杪不俟標牓而行子知

其為如來之勝宅矣江君純厚人也余嘗從之問力田生財其語條達而不紊有見於體勤穀分者也其配黄氏能同其志於為佛事讙喜讚歎如恐不得為之其於普安尤懋焉夫武成之主不作而儒者言動足以導民長善者幾希若今之俗棄擲仕學而襲蹈圜廬其欲遠離凶德舍事佛其奚所歸乎江君是已傳曰何有何亡黽勉求之深則方舟淺則泳游固其所也人有一錢之屨數節之杖曳而卓之必擇地而置焉孰與多事之際

物輕於錢不啻鴻毛之比大阜而夫婦傾心捐四五十
萬於佛僧不之彼而之此亦偶然歟其有在矣普安乎
昔之血及披猖孰知後日之香火焚修之道場乎昔之
寞滅亡無孰知今日之輪奂渠渠謂之天歟則吾不敢
知謂姜君之為善仔扶師之持教各能盡其心力以相
遭於此時使普安為院勃焉興且盛是豈特人謀之至
殆亦理之會歟理即數數即天天即義義即理吾不敢知
者以立乎人吾終及之者以進乎天以勉夫憂憂而或

疑於茫茫者故書殿成之明年歲乙丑十二月甲申灌園呂某記

真如禪院十方住持新記

聚人徒駕師說其為奉養勸相固有法度立乎其間舉之存乎人謹之繫乎官孔王之庠校佛老之寺觀所以弟廢興盛衰未有不繇此者葢善衆以道明道以教振教以法法者事之成始成終小之不持大之安故維佛事滿天下而戒律之席為多禪定名門居其百二而已禪

定之師缺則官謀之戒律之席則如不聞吾求其說矣非以戒律精苦不俟飭勉而禪定汎衆宜有所齊乎是為政者未之思爾夫精苦行之至難也人人能之則無所用乎師資矣然則相與易而勿治是縱蠹螙者假衣飾以醉飽膏腴匿形鐘梵以遂其私焉耳始制失之矣方来則不圖所以裁而革之其為不思孰若無政之愈民之鼓舞於佛視其所至刻食減衣自一而百至於千萬億足以供四海之僧而况於占莫限之美田誦書拜

像自惷不慧至於僅有形氣莫不仰東漸之聲而况於
值見性之達人維澤有水浚則為淵導則為川吹則為
瀾而水未云自表也有天下者奉佛惟恐不足而百官
有司不謹於為其徒擇師長攷名實過亦甚矣余行人
閒覽觀大山長谷奇勝之地必在佛老所家其以禪命
院有舊而師一非其人官適不之察則鐘梵餘閒坐為
盜寇屠博之林豈論夫草草勿問之聚乎哉真如院故
曰地藏西距南城縣六十里在應寶山之陰長嶺之阯

天成三年閩僧惠通於此結庵能以精苦動人故歸嚮
者日加居老矣得文敢者繼之盖自通初舍至於乾德
甲子積三十七年而敢始建堂殿佛事以盛有田七百
畝畝二獲鍾一而贏其山林場圃池籞之利又從而具
其為奉養裕矣惟戒律無德嗣故裕乃所以資其為慫
夫中下易流而勸相莫尸則亦何惡之不長何心之或
迴爛漫無稽果至於屋破田荒舉債以度晨夕其敝可
謂極矣元豊六年臨卬李公在令位聽採所及為之太

息曰是亦吾民也呼其主者詰而誚之凡院之所有嘗見侵者使之還嘗致罔者使之止無稽之游黨使之絕又告於上命以十方住持擇其師得今長老守訥而付之禪席曰其爾克舉師唯唯後三年遣其門人介乘來請文以記其事初師寄廬阜與大知識惠顒游相好元豐五年建昌太守命顒以太平興國而師與俱行故李公之擇真如近得之餘未識師也其請文則顒為之先夫虛心正意明不二以待羣迷倡宗風而全獨有師其

有以祿之是之謂舉使是院之興終亦弗而不廢繫乎能得其人則必有令如李公察擇清平在法有嚴在教有明夫然故十方之名實無負是之謂謹若今執筆志叙則又余職也其何避之於是應其請而記焉是時元豐八年八月戊辰灌園呂某記

龍母墓記在南豐縣八十里

熙寧間農夫游賦妻劉浴於溪遇黃犬廹之有娠產兩鮎魚以大缸貯之須史雷電晦冥魚失所在後三日劉

死葬於溪東磯阜之上數日雨溪大漲衆見兩魚循繞墓所疑以為龍也

灌園集卷十

宋 呂南公 撰

書

上曾内翰書

内翰閣下往在熈寧之初閣下以令長進京官遭值聖君賢相留神至治而閣下遂為叅贊新美之腹心當是時某再以舉子絀於有司去十五年間實見閣下歴省寺登禁近用直被讒出典雄藩邊巡擁節鉞董百萬貔

虎士為天子鎮撫南蠻扼制西羌功名資致秀茂顯赫
與古賢將相上下窮山越海能言之類莫不詠誦風烈
想望聲彩而某幸以褐衣事筆硯丹鉛從諸生後薄曉
辭章又有鄉國枌榆可為寒晚依歸之號乃獨至今偭
然未識閤下顔面蓋常耿歎以為士而志於道德惟無
外慕焉耳若夫禮義之必行則窮達非所以間之聞諸
前言三代之盛法度之行人才苟可以事上未有不聞
於家邦其所為道隆德駿之君子位不止卿相其國而

進乎天子之所則列國之臣皆得因治王會以走職而承訓其雖各仕一國莫不有朝聘交相請覲之事蓋不如是則義不足於己禮不足於人也孰有生長同乎四封之內學云同師行云同表而自壯抵老未相與者後世之道德不明是或一蔽故居而未及仕與仕而之他邦有鄰不覿者維此之故窮則知有達者而達則於窮者或不之知乃勢之常而情之不必怪者也昔閣下之自桂而北也旗旌過故里道路為之榮耀巷兒閭婦畢

出傾仰而某不獲伏謁導騎之前則以閤下未嘗還鄉國其於不敏宜不知今且莫有為窮困之先者將以輕易得罪於行塵故不敢也及閤下以哭亡來歸而某又不得速往則以既未嘗得見而遽以賤弔貴非禮之情又不敢也雖然某終願一識閤下顏面以慰歲久想詠之區區以稍異於鄰不覯之徒以不盡廢夫賤敬貴少敬長不肖敬賢之禮義而使閤下亦幸肯降意而導焉以知鄉國之寒晚有可與言乎否也是故來伏屏外竊

以世俗之請見必先之以高妙無底之譚辭瀚漫沸騰若應魯門之問然夫未見顏色而言孔子命之為瞽而曹爽所以甚輕王弼也某則不敏惟閣下幸肯降意而終賜之見則某將有自此之繼承焉

上曾吏部書

世所謂賢公卿大夫天下之人莫不願見之意或不齊同則不佞之區區謹未敢以衆人自許嘗觀秦漢以來功名之士往往成於激昂或亦求而不得得而無立比

之逆取順守有妄有直其猶可議何則彼其內有欲行之志又有可為之才而外無鄉閭書登之序以助其進則其矯首引吭豈不宜哉至如後世辟察有令科舉有司而士猶爭以躁競熏馳是則為肉借皮苟求云爾曾何足以居激昂之後哉無可議矣乃若某之所意則以為富貴之亨否聽之天功名之有無視之時充吾所養而無所待於物不亦可乎然則所願見者道德文章命世之士而已其於公卿大夫為不為非所問也昔者食

之所成就可坐而知及今未也乃使某得望風采於苫
廬松柏之次豈非天也謹以窮賤姓名干諸將命者某
求仕於科舉而不得則無所道矣去老於邱園治田桑
以飽煖殘齒耕稼暇日尚能作為詩書以歌咏太平君
子之聲烈百世之下或有傳焉則曰閣下之舊鄉農圃
野夫乃有功於文字也則今日之蒙賜見或不辱焉昔
韓退之負高世之文已出身於科第而三上書宰府不
得見其自序始來京師拜馬燧於馬前知李實匪人而

溢言推美之局局然作釋言書唯恐失三貴之意也竊嘗為歎息伏惟閤下賢德幸不責某以此則既賜之見又降意而導之覿其在衆人中為可議乎否也則某老在下風雖無元和侍從一官而死見退之可無愧色

上徐龍圖書

龍圖明公閤下夫勢利俗成而道義之交鮮復見也豈唯隱約者不安為士之分而用諂失己亦其貴顯者之器識未必真賢則驕瀆不能忘也惟賢者乃有以大過

人而後能不以外榮殊其内得是其於天地造化也師

友之矣噐去儻來之富厚曾何暇於貴賤而辨之山林

之瓢褐廊廟之章節俱為寄順之影迹而未始以入其

胸在我與人易地一也夫然故貧有以忘而卑有以化

視德之存焉耳若乃所知所至未有以彷彿乎此則亦

衆民而已其竅之所靈習之所成肌淪骨浹動息覺夢

無非光華之慕侈厚之羨也則惡窮賤如汚穢好榮盛

如雲漢患未得則搖性命犯禮律以僥求幸而得之則

滿盈怠傲謂顯榮之極致具諸已也爲下倿僞爲上難事其於中扃迥然戾矣夫惟天下之勢不能一土無民則不能一日無事而公卿大夫之位豈容或虛位不容虛而賢人則不世出也而欲以大過人之事責於眛眛之衆民其將有可乎無可哉古之人固有倚于執政之門者矣其於人也葢自知與我甚敬而不怠有所不顧則趨而避之彼誠知所以處擇然也漢魏以來貴顯之名載於史氏葢已不少考其行業之所就自非有抱負不

羣未易至爾然尋其初終之所踐則不涉謟屈者少矣即其終以緬其初雖比之不墮泯泯輩流而悼恨慚耻之蹤瘢瑕而燭映矣不知悼恨慚耻而唯達之快是亦衆民而已嗚呼誠有内得之真賢而不幸在野適無必異衆民之公卿大夫則亦忼慨老死於布韋之下安能俯仰取辱於勢利之塵哉某農圃寒緒稟受孤耿讀書為文辭不肯止於苟售則探高究遠以尋聖賢之閫奥而笑譏謗怒造次遭蒙盖嘗隨俗應科舉而不以為嫌

也乃特以書姓名於富貴之門謁為羞豈曰能賢亦以
不負古人云耳京師之朱門小而多者猶當列郡之旌
戟其大而有數者可知矣不以吾身之兩掌周旋於彼
而紆回刺促顧見明公某此來則非卒然者也竊以承
平多士三尺童子皆挾進身之學而懷台衮之達長養
收成往往遂心顧唯所以履藉異於漢魏以來貴顯者
之步武則幾希也其猶有負矣明公襟藴博大命世之
豪而三十未仕優游下國文雅輝光泰然無不足之色

一日抗言九關不賴先容而直取萬乘之知遂與黄髮宰相均承體貌使四海含氣傾想風采倚以爲臯䕫稷禼是真無負矣向非有大過人者奚以致此若某之蹇拙何足以言道義之存然而所操特不諂之區區非日月而至者及今殘齒未盡一識特起之賢可無驕瀆之辱也亦可以言平生不失矣雖然尚有所患蓋當天子未用明公之時某既能少知賢人襟蘊矣而顧見之請乃伸於四海傾想之後使勢利題評致疑於隨俗紛紛

也此鄙心所為自憐伏惟明公肯賜亮察知其未嘗自輕於朱門則明公今日之爵位非能使某去彼而就此者也如是而羣疑息矣某著作未成今所存者乃閒常應用之作適可觀其言之工否而明公以為可也則獻之屏牆良有厚幸以為不可則前所云云悉出所慮之外矣

與楊次公書

某頃年同諸生録鄉先生王補之文其中送行序一篇

道閣下於三禮之學用力敏强悉能考正崇義舊圖以成一家書最後又聞閣下作極書以攟紏太玄之所不盡於是興歎聲以為茍於學事短闕安能遑暇於斯沾沾舉人檢韻商對偶以臨傚進取之文常若不及彼於先儒之業是非乎何有夫二帝三王之治嘿滅而復行於世凡有心識莫不知之然則陳迹餘文存與不存知與不知於當今世用何所關礙況於漢人陰陽星氣律歷推步之學而足討論揚雄在時笑者頗輔已疼到今

千載士雖間有讀者而玄之道實無寸刻得行是以太玄三禮之書其度數是非不為進取人貪愛亦有由自但博聞多識先王之所以貴夫窮理則六合之内外苟可以為說者詎容不知韓退之稱欲盡讀人間所有之書蓋非偶然之意農翁之善蓄稻也層藏累納有淹二十年不發售者紅枯自腐童子知其不任炊煮然而莫敢以不富謂翁則夫閣下之用心縱不能助功勤於今然亦足以對舉人稱富夫富非家常人有之事也則補

之寧能不以言補之且不得勿言則某之區區方闕然而多識博聞能無賞歎日者會承閣下來掌敝邑之簿書私懷喜幸以為平昔之所聽聞正遂親見二書所至兾將得以借讀而就講之而不自知疎惰之因仍謁未及陳而閣下已赴臺符之選顧往而莫之前於邑何盡自車馬之去邑且半年矣雖不嘗參奉神鋒而傳覽閣下之辯論文辭亦既良多念二書已足傳世而士流所說復不止此皆稱閣下精達老佛之書有底之論以備

諂諛嗟乎閤下之富其遂不可極耶何其力之豐也昔
者孔子門弟子下及孟荀揚王諸公皆無力於鈎考繼
傳數制之異同與夫掩襲星官歷伯之所失顧其有以
易此則亦未易言耳今閤下悉能諸公之所不能而又
收功於老佛則夫未言者某知乎哉知賞歎不忘而已
自撫去洪次舍不遠方以拘滯不獲亟造譚筵二書之
講求何時適願況於老佛之論而敢斷於側聆北望下
風欽悚欽悚

又書

某惟閣下之所有足以從之講學以助多識博聞昔者奉書言之具矣念之勤謀之久卒不得焉命也自過鍾陵始獲奉拜風表而從容承論不克久次北浮湖波并到樅陽私心嘆慊戚戚不自忘已近迺蒙達理者相寬譬焉其言曰學非名數不立乎應曰是宜知耳即楊祕書罷今官遂高超遠往不可望見乎曰未可量也吾子之鄉人事學者特吾子乎曰五百人也知楊祕書為可

貴者誰乎曰罔不然也然則從之者寂無人乎曰否芭
槖就洪而師事者四十人矣曰若是吾子可以勿憂以
叟聞之器不大者響不洪求之誠者應必露未有拍麝
而香不揚涉澗而足不濡者也信以秘書之才俊溫良
在祕監中不失知聞可語士矣而子之鄉去洪三百里
士五百人并知秘書而從之游者有四十人夫四十人
者之為是行豈悅其聲容跪揖而從之耶必將有以求
益矣彼知以益為請則揚必有以應之以充副求揚之

道者自今滿子之鄉子可以傍觀竊聽得之如其反是也吾為子乎可弔矣今何戚戚為也伏惟閣下有樂育人材之志又當推仰之資開明道達投迷以悟則區區南城將多學者如某之愚或亦有望以不為違理人所弔豈任幸甚謹布襟私幸察幸察不宣某頓首

請見李宣義書

今日寓內財賦充羨中外帑積貫粒朽腐彌漫相因宿史老府之所褒歎以為承平以來未嘗有之可謂富也

威械壯旅雲布營壁且作且增訓練之精誅賞之明黠
羌悍敵之所疑畏以為和好之世何事爾也可謂强矣
然而丁黃之籍月益户日益名比方盛古曾不啻累十
百倍而晏安之俗未大成憔悴之志未盡平則是民安
之未至也夫為天下如黃帝亦足矣而書傳其事不過
國富兵强民安而已以今廊廟之吁俞精銳十五年間
該通委備坐致富强如此而民獨未得其安則惟賢才
守令稀罕故耳無土不家民無位不置官西北徼乎奠

曠瘝使民有所依倚也後世此道滅裂而士之所以自養與自期莫非苟焉則入官之計主于豐亨利達而已自非賢德異才卓犖挺特不淹于流俗之習慨然以忠誠為已任則休聲和氣何以有見于聚落之蒼茫乎于斯時也有身有家得一日濵近于休聲和氣之地既可以慶幸又况乎居游作息三載于其部乎某困窮無所可用者獨能推尋賢人君子之用心自闇下之屈于敝邑于今蓋垂兩月而私竊快忭乃至居行夢寐之不能

之名其中不可揜者至誠而已使閤下而得志愈尊于
此位則民之慶幸愈廣大而衆多豈唯一國固將兼及
四海矣蓋賢才之所在稱慕于千載之上而不為久重
趼于萬里之外而不為遠以南公之不倿而卧于田廬
乃得與為閤下安靜之民豈可不一識賢人君子之顏
面而聞其緒言乎非不知布衣分邦君之庭為末俗之
禮也以為讀書想象風采之不足不若涉末俗之禮以
遂識賢之志為輕重有所措也夫是以趨來謹伏署廡

唯所以命

上知縣書

士嘗歎悲以為見賤于世夫世亦安能必致賤于士哉顧憂所以為者或非士而已矣道有內外而勢有崇卑此其所以為世令惟學而無所得于內又何望貴我者于外而必欲有得則望固不足以言之而勢之所居又自有常何足歎孟軻子思窮為布衣所過之國爭餽而競禮直將以為君師而二子當時于餽或却于禮或藐此

之依歸昔者先人有户于此邦而生是寄焉則據之以為家方緣貧苦之故未免隨應舉覔官之後則雖食無田而棲無山猶不可以捨而之他也又况乎墳墓族親實存此地哉伏承執事以賢來宰而聦明詳敏之器韻方將發揚仁風德政于兹思同邑甿均賴涵養之賜不敢自匿而不參諸生以進拜堂下稱慶幸于為賢大夫之甿於心實有戚戚也若夫歎悲之與見貴皆所不以為意惟左右亮之而進退焉

與傅公濟書

公濟足下羇旅無恙一别八年無由會晤思慕懸殊音塵遂絶間者人自西歸能言動静聞頗近利伏惟慶快早歲參陪游集得觀辭誠何嘗不以名教自居相期懇到没齒以之不謂一客邉方遽喪本心割徙情愛輕忘墳墓二親白首孩幼滿室隻字不寄逢人不問嗟乎公濟乃及爾乎庸衆之人不講文墨不師聖賢然其骨肉天性各懷種類撫循依聚今古無變寧有齊魯門徒三

試禮部志取爵祿臨涖小人而肯滅裂家累了不顧省古人有言青出于藍而青于藍氷生于水而寒于水公濟日交外蕃輒亟過之能為世俗之所不為青寒遠矣公濟豈以故園貧素不足存活乎則父祖宗支嗣慶緜衍非不足也自公濟辭鄉以抵今日朋游零落死亡過半人老多慈陌路猶悲寧公濟固無懇惻耶若劉氏婦翁夫妻繼逝尚無幅紙以申弔問則于他人不論可知嗟乎公濟亦四十矣豈其未能不惑乎其亦放而知求

乎身無李陵之罪又無蘇秦主父之怨而甘心異域如處清都古人可作公濟孰與女當結褵男可就學公濟棄之誰宜收之祖夫人九十尊公亦七十有六矣父母之心養老送終天下一致公濟非無五内而不以此念是獨何也客有誦公濟矢死不還鄉之語者曰身可沒魂不可歸嗟乎公濟生于空桑者歟猶宜有抱哺之情也忍為此語聞者酸鼻僕不佞黙覩公濟程躅自惟不當更以故舊奉望然尊公相過睠睠在談聊申惷言以

備切偲聽之恕之唯命而已公濟勉之吾言不再